宋書

三六



列傳第五十八　宋書九十八

臣沈　約　新撰

氐胡

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絶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煑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

彊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爲子名戊搜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 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衛護資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時南陽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搜子難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年戊搜卒難敵襲位與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難敵與堅

頭俱奔晉壽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成帝咸
和九年難敵卒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
左賢王下辯公以堅頭子槃爲使持節冠軍將
軍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使稱蕃於晉以
毅爲征南槃征東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
幷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
蕃於穆帝永和三年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
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子國爲鎮東將
軍武都太守十年改封初天水公十一年毅小

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王因侍宜手刃殺初子國率左右誅式王及宋奴復自立征西將軍桓温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國子安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父楊俊復殺國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升平三年以俊爲平西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子世立復以爲冠軍將軍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守五年世卒統廢

世子纂自立纂一名德聚黨殺統遣使詣簡文
帝自陳後以纂爲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公
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
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纂後爲楊安所殺宋奴
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關中苻堅以佛奴
爲右將軍佛狗爲撫夷護軍後以女妻佛奴子
定以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武帝太元八年苻
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乃將
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

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
龍驤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
孝武帝即以其自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
都之上祿爲仇池郡見許十五年又以定爲輔
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將軍又進持
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
秦州之地自號西王至十九年攻隴西虜乞佛
乾歸定軍敗見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

仇池襲位自號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謚定爲武王分諸四山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鎭戍不置郡縣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稱蕃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爲輔國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輔晉進盛平北將軍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伐盛盛懼遣子難當爲質興遣將王敏攻城因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瀘口敏退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時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兄子平南將軍撫守漢中三年又假盛使持節北秦州刺史盛又遣將苻宣行梁州刺史代撫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南城寧乃還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爲武都王世子加號前將軍難當爲冠軍將軍撫爲安南將軍盛嗣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二私謚曰惠文王玄字黃眉自號使

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爲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智略玄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殺人幷誅之明帝即以玄爲使持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畢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追贈盛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六年六月玄卒私謚曰孝昭王弟難當廢玄子保

宗名羌奴而自立號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以爲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進號征西將軍加持節都督校尉之號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先是四方流民有許穆之郝惔之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惔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十年難當以益州刺史劉道濟

失蜀士人情以兵力資飛龍使入蜀爲寇道濟擊斬之時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軍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法護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拒之並各犇退難當又遣建忠將軍趙進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其年十一月法護委鎭犇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氐苻粟持爲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殺之以司馬趙温代爲梁州十年正月思話使

司馬蕭諱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事在
恩詔傳四月難當遣使奉表謝罪曰臣聞生成
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於恩
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
之誠況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毋思自竭奉
遵光訓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
誣臣遣司馬飛龍擾亂西蜀諸所譖引言非一
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
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遣參

軍姚道賢齎開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
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蔽擁
日月莫照法護恇擾望風奔逃臣即回軍秋毫
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
守兵單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相迎接值秦
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旣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
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
始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託
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

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
庭勞煩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
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
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太祖以其邊裔下
詔曰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
還章節十二年難當釋保守遣鎮童亭保宗奔
索虜主拓跋燾以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南秦王遣襲上
邽難當子順失守退以爲雍州刺史守下辯十

三年三月難當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奉朝庭貢獻不絕十七年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傾國南寇規有蜀土虛漢中軍出遣建忠將軍苻冲出東洛以防之梁州刺史劉道眞擊斬冲十一月難當剋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銀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剋乃還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子左

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甲士三千人又發荆雍二州兵討難當受劉道眞節度五月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道眞到武興攻僞建忠將軍苻隆克之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別向下辯道眞又遣司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難當子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場亮拒之並望風奔走閏月方明至蘭皐難當鎭北將軍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萬餘人列陣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

任愈之率部曲歸順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和據修城方明又遣軍率愈之攻和大破之於是難當將妻子奔索虜死于虜中安西參軍魯尚期追難當出寒峽生禽建節將軍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爲鎮南將軍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還至下辯方明使子肅之要之生禽虎傳送京師斬于建康市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索虜拓跋燾遣安西大將軍

吐奚弼平北將軍拓跋齊等二万人邀崇之二
十年二月崇之至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等
戰敗没餘衆奔還漢中三月前鎮東司馬苻達
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為
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
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使持節都督秦河涼三州
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涼三州牧平羌校尉
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廷太祖詔曰近者校尉
仇池公表虜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

崁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誠感家國糾率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氛祲澄清藩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勑梁州刺史申坦隨宜應援又詔曰顯録勳効蓋惟國典施賞務速無或踰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潛奮殊功仍集告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暫是士樹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氏世祖西勞方忠累葉宜紹先緒膺受寵榮可使持節散騎常侍

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任朏祖父岐伯父祚父綜並仕楊氏爲諮議從事中郎朏有志幹文德以爲左司馬文德既受朝命進戍茄蘆城二十五年爲索虜所攻奔于漢中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歸之于京師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王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羣氏據唐魯橋以距文德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

衆並奔散高遁走奔羌文德追之至黎卬嶺高
單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斬之陰平平武悉平又
遣文德伐啖提氏不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
荆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荆州刺史南郡
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將軍
秦州刺史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
以頭爲輔國將軍元和既楊氏正統羣氏欲相
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毋妻子弟並
爲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既不

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謨上
表曰被勑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并致
信餉即遣中軍行叅軍呂智宗齎書并信等亦
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為國毋妻
子弟并墜没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
誠未為朝廷所識若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
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别有所委頃來公私
紛紜華戎交搆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
實有忠誠於國弃親遺愛誠在可嘉氐羌負遠

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虜患頭實有力四千戸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爲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還戍茄蘆以爲寧朔將軍仇池太守太宗太始二年詔曰僧嗣遠守西疆

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槩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三年加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從弟文度復自立泰豫元年以爲龍驤將軍略陽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龍驤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四年加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文度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戍兵於蘭皐順帝昇明元年詔曰茂賞有章寔昭國度疇庸斯炳載宣史

册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秉輝寵世榮邊邑忠果旣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臯功烈之美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勳績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國將軍略陽太守其年虜破茄蘆文度見殺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以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將

軍如故退治武興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為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為氏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為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府氏以為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為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州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為西平太守安帝隆

安三年春呂光遣子鎮東將軍纂率羅仇伐枹罕虜乞佛乾歸爲乾歸所敗光委罪羅仇殺之四月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万餘人叛光殺臨松護軍屯金山五月光揮纂擊破蒙遜將六七人逃山中家戶悉亡散時蒙遜兄男成將兵西守晉昌聞蒙遜反引軍還殺酒泉太守壘滕推建康太守叚業爲主業自號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及晉昌太守王德圍張掖剋之業因據張掖蒙遜率部曲

投業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尋又以蒙遜領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業使蒙遜將萬人攻光弟子純於西郡經旬不尅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執之以歸時王德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西討德焚城將部曲走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轉西安太守將軍如故四年五月蒙遜與男成謀殺業男成不許蒙遜反譖男成於業業殺男成蒙遜乃謂其部曲曰

叚公無道枉殺輔國吾爲輔國報讎遂舉兵攻
張掖殺叚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號永安元年
是月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
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庚子元年與
蒙遜相抗其冬暠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
酒泉獲太守大且渠益生蒙遜從叔也呂光死
子纂立元年爲從弟隆所篡姚興攻涼州隆稱
臣請降蒙遜亦遣使詣興興以爲鎮西將軍沙
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禿髮

傉檀共攻涼州爲隆所破十月傉檀復攻隆三年三月隆以蒙遜傉檀交逼遣弟超詣姚興求迎七月興遣將齊難迎隆隆說難髮蒙遜蒙遜懼遣弟爲質獻寶貨於難乃止以武衛將軍王尚行涼州刺史而還義熙元年正月李暠改稱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護羌校尉涼公五月移據酒泉姚興假傉檀涼州刺史代王尚屯姑臧二年九月蒙遜襲李暠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出戰大敗退還閉城自守蒙遜亦歸

六年蒙遜攻破傉檀傉檀走屯樂都武威人焦
朗入姑臧自號驃騎大將軍旦于李暠八年蒙
遜攻焦朗殺之據姑臧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河
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子正德爲世子十三年五
月李暠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遜至建康蒙遜
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閒蒙遜大敗死者四千
餘人乃收餘衆增築建康城置兵戍而還十四
年蒙遜遣使詣晉奉表稱蕃以蒙遜爲涼州刺
史高祖踐阼以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

晉昌酒泉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羌校
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永初元年七月蒙遜東
略浩亹李歆乘虛攻張掖蒙遜回軍西歸歆退
走追至臨澤斬歆兄弟三人進攻酒泉尅之歆
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遣
世子正德攻恂不下三年正月蒙遜自往築長
堤引水灌城數十日又不下三月恂武衛將軍
宋承廣武將軍弘舉城降恂自殺李氏由是遂
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西域三十六國皆稱

臣貢獻高祖以蒙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州諸軍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張掖公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反復遣正德攻契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芮芮來抄蒙遜遣正德距之正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是歲進蒙遜侍中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開府持節如故太祖元嘉元年枹罕虜乞佛熾槃出貂

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沒執蒙遜從弟成都從子日蹄頗羅等而去三年改驃騎為車騎世子興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並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盤死矣子茂蔓大破蒙遜生禽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贖興國送穀三十萬斛竟不遣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興國為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其年夏四月

西虜赫連定爲索虜拓跋燾所破奔上邽十一
月茂蔓聞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
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衆禦茂蔓大破之殺
茂蔓執興國而還四月定避拓跋燾欲渡河西
擊蒙遜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峽口渡河濟未半
爲吐谷渾慕璝所邀見獲興國被創數日死
九年以菩提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十年四
月蒙遜卒時年六十六私謚曰武宣王菩提年幼
蒙遜第三子茂虔時爲酒泉太守衆議惟茂虔

爲主龍驤蒙遜位號十一年茂虔上表曰臣聞功
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
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蒙遜西復涼城澤憺崐
裔甚文夷羣暴淸灑偃夏旣暨運鍾有道備大宋
之宗臣爵班九伏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
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雖弘
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慼感用不安謹案謚
法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達曰宣先臣廓淸河
外勳光天府標牓 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爲武

宣王若允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曰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蒙遜才兼文武勲濟西服爰自万里款誠夙著方伎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隕悽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紹玆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

涼州刺史河西王河西人趙敺善歷筭十四年
茂虔奉表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
十二卷三國揔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三州志
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燉煌實録十卷涼
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駁九
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乗丘先生三卷周
髀一卷皇帝王歷三合紀一卷趙敺傳并甲寅
元歷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茂虔
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

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涼州茂虔兄子万年爲虜内應茂虔見執茂虔弟安彌縣侯无諱先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興縣侯儀德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燾既獲茂虔遣軍擊儀德棄城奔無諱於是無諱儀德擁家户西就從弟敦煌太守唐兒燾使將守武威酒泉張掖而還十七年正月無諱使唐兒守敦煌自與儀德伐酒泉三月剋之攻張

掖臨松得四万餘户還據酒泉十八年五月唐兒反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儀德討唐兒唐兒將万餘人出戰大敗執唐兒殺之復據敦煌七月拓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万餘口皆餓死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執天周至平城殺之于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自率万餘家棄敦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龍將四千

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自晉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闞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衛寮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高昌遣常侍氾儁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箸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

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勳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
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弟安
周立二十一年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
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欵統承遺業民衆歸懷
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
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巳校尉涼州
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史臣曰氐藉世業之資胡因倔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財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亂疆埸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燾之捷構圍涪之釁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宣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届南城逐北追奔全勝萬里皆敵人裹骨輿屍越至險而自竄其

餘皆膏身山野委骸川澤旣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皐失嶮氐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綖梁土獲又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列傳第五十八　宋書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九　　宋書九十九

臣沈約　新撰

二凶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甚喜說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

嘉靖十年刊

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尚書桂陽侯義融並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

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
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
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自言通靈
能役使鬼物夫為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
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
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見許道育既入自
言服食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興王濬素佞事劭
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
上聞道育輒去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

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預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爲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啓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

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閒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荅曰南苐昔屬天興求將驅使臣荅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耳都不復憶後天興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爲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尒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

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令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耳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耳急宜犍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

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旣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即遣收鸚鵡封藉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内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

討遂不獲上語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旿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劭雖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

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
人車駕出行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其年二月
濬自京口入朝當鎭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
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
出入征北内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
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
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以船
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廢劭賜濬死以語濬母
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田異謀

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
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婢
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
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
兵士二千餘人皆使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
勒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
呼斌及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
軍王正見竝入宮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

戎服上乗畫輪車與蕭詵同載衛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衛云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衛兵尚寢超之手行弑逆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蚤啓未及答即

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太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武竝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

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初劭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裁數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衛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綦爲征虜將軍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歛劭辭

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杖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新除始興內史荀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令傅僧祐吳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衛司馬江文綱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並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

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
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
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遊費田苑山澤有可弛
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東五
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
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
爲太尉衞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
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
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諭侯球竝以宿恨下獄

死禮官希旨諡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諡曰中宗
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進世祖
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鑠
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
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諮稟之科依晉扶風王
故事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竝舉
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
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
下省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齊傳教給使

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詔下書以中流起兵嘗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上下番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illegible]妻殷氏爲皇后世祖撒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水末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

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
后凶慢之情發於齠齓精忍之心成於幾立賊
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姧回先
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
釁訓誘啟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
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弑逆聖躬離荼毒之痛
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
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寃腷臆
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亡未測徐

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
正色立朝或闇逆弗順竝横分階闥懸首都市
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
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
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
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恥令命
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
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
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咨議中直兵宗慤等勒

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
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别統或焚舟
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
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贍名震中土勲暢遐
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
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
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軍將
軍朱脩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荆雝百萬稍次
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

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於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

君子必加積患傾海注螢頹山壓外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缺　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朔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

措意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司隷校尉殷沖掌綜文符左衛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總衆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世祖書曰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内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聖靈武宏發自登扆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

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霆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耳故略示懷言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耳劭謂爲然乃下書一無

所問使褚湛之戍石頭劉思孝鎮東府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諱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義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

慤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自天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爲己用厚接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

岸驅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
皇太子以褚湛之爲後將軍丹陽尹置佐史驃
騎將軍始興王濬爲侍中中書監司徒録尚書
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爲使持節都督南
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南兗州刺史新除左將軍丹陽尹建平王
宏爲散騎常侍鎭軍將軍江州刺史龎秀之自
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以征虜將軍營
道侯義綦即本號爲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

之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十九日義軍至新林
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亭
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
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二十二日使蕭斌
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
雀門躬自督率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
克而秀斂軍遽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劭
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
朱雀門蕭斌臂爲流矢所中褚湛之攜二子與

檀和之同共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爽
又南奔時江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
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屬
司隸爲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爲左
衞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見爲太子左衞率
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
過淮東掖門隊主吳道與是臧質門人冶渚軍
主原釋孫是世祖故吏義恭得免劭遣騎追討
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吏義故二千

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
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内啓顙乞恩拜
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户加節鉞蘇
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
祖加濬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
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劒二十人征北
將軍南兖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
與濬並録尚書事二十七日臨軒拜息偉之爲
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衮衣下書大赦天下

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
所問先遣太保參軍庚道貞外散騎侍郎朱和
之丞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
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並至曲阿與道相遇與
戰大破之劭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尚方決
破柏崗方山埭以絕東軍又悉以上守家之丁
巷居者緣淮豎船船爲樓多設大弩又使司
隸治中監琅耶郡事羊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
口于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

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
副楊侍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
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
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
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丹陽
尹尹弘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並踰
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
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
甲自[illegible]請罪尋戴白幡來

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
雀門摠羣帥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趣
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羅訓虞丘要兒等率衆
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陳叔兒東討事急召
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遙見官軍所領並棄仗走
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
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安都
及軍主武念宋越等相繼進臧質大軍從廣
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

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

有伏鳥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
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
仍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
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七年爲揚州刺史
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年罷府二十一年加
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明年濬上言所統
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遲
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
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十一

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洽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

旣事關大利宜加研盡遣議曹從事史虞
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
格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
詳加筭考如所較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
非獨吳興若此洽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
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
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
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
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

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
竟不立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為
使持節都督南徐兖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兖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
十八年遣濬率衆城瓜步山解南兖州三十年
徙都督荆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
持節常侍如故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潘
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揔內政濬人才

旣美毋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及出鎭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優遊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兗於是復願還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鎭濬謂州任自然歸已而上以

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悅乃因負外散騎侍
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
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宜遠
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濬入
朝遣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
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
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
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
左右朱法瑜密責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

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
遠何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
筆惋慨濬慚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暫去上
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
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北何當至宏歎息
良久曰年内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爲長流參
軍每夕輙開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
先明年正月荆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
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

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濬泣涕謂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上累劭入弑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

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守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

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旣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畢願速敕謝賜出船艦尼巳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無以鎭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濬書所云尼即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

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𢧐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旣至牙下據鞌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

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
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劭于
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劭
四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未有名濬三子長文
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
賜死於廷尉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
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
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
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

絶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剖心臠剖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瀦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偽司隸校尉殷

沖丹陽尹尹弘並賜死沖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聞宮中有變率城内禦兵至閤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又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沖弟也爲太祖所委任元嘉中歷太子左右衛率左右衛將軍關人官爵高下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荆莒二國棄

夏卽戎武靈胡服亦背華典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止此代雖與天屬穢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列傳第五十九　宋書九十九



列傳第六十　宋書一百

臣沈　約　新撰

自序

昔少皥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黄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其後因國爲氏自兹

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大傅敕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弘南陽太守弘子勗河內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謙尚書關內侯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為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為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

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復爲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晉武帝平吳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戎子酆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滸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懷文其後也滸子鸞字建光少有

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别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子儀字仲則少有至行兄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並黃中冲爽終成奇器何為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並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

時海內大亂兵革並起經術道弛士少全行而儀
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
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
二府交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
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
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封
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帥之稱
吳平後爲鬱林長沙太守並不就太康末卒子
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越辟爲從事元帝之爲

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吴興太守袁琇陵討平之子延字思長桓溫安西參軍潁川太守子賀字子寧桓沖南中郎參軍園表眞於壽陽遇疾卒子謩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產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謩内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謩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謩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旣無用佐時故遂

飲啄之願耳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
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
軍手書慇懃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
謝職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
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既執不拔
之志高卧東南故歷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
也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
京邑貴望竝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
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

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爲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埭執穆夫及僞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尫並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官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

田子林子虔子獲全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
高祖克京城封繁畤縣五等矦參鎮軍車騎中
軍事又爲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
劉基共斬蔡猛於大簿還爲太尉參軍從征司
馬休之與徐逵之同沒時年三十五子正字元
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
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禄大夫演之稱之曰此宗
中千里駒也出爲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
闋爲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

安東軍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分江東爲會州以誕爲刺史誕將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銳之衆爲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庭寃恥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僞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不同然彊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苟其不爾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

殺逆寃醜義不同載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媽
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
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
入説誕誕猶預未決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
誕乃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爲驃
騎大將軍正爲中兵參軍遷長水校尉孝建元
年移青州鎮歷城臨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
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二年卒時年
四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終之後家無餘

財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爲晉安太守雲子子煥
字士蔚少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弑也
煥時兼中庶子直坊逼從入臺劭既自立以爲
羽林監辭不拜拜員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
義宣諸子事在義宣傳仍除丞相行參軍員外
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晉平王休祐驃騎中
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諂進煥獨不順之記室
參軍周敬祖等爲太宗所責得罪轉煥諮議
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爲寧遠將軍交州刺史

未至鎮病卒時年四十五田子字敬光雲子弟
也從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
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
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慕容超屯臨
朐以距大軍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
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
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保始興田
子復與右將軍劉藩同共攻討循尋還廣州圍
季高田子慮季高孤危謂藩曰廣州城雖險固

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此凶勢復振下官與季高同履艱難汎滄海於萬死之中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還比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季高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一戰破之於是推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還至廣州而季高病死旣兵荒之後山賊競出攻没城郭殺害長吏田子隨宜討伐

旬日平殄刺史褚升度至乃還京師除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復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內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

之傳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耳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

乗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
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
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
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盡義徒
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跛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適
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三誅羣師勤
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
則郊壘疊卷崤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
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

蔽野僞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陽之平此寔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眞留鎭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佛佛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鎭惡俱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

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令誅之併力破佛佛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田子宗人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眞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安槀倉門外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

田子初以功應封因此事寢高祖表天子以田
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
亮爲後亮字道明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州
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顗在郡不法亮糾劾免官
又言災異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淹穀貴民饑
刺史彭城王義康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
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
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
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世

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歳豐邑富地穰麥旣已
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
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
之利而非飡食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即並
施行世祖出鎭歷陽行參征虜軍事民有盜發
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
議曰尋發冢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
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
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

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壟非恒塗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内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罰又啓太祖陳府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

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
實而使伏勤昏稚 驚苦傾晚於理既薄爲益
實輕 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後以十五爲制若
力不周務故當粗存優減詔曰前已令卿兄改
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耶今更勑西府也時
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經始城宇莫
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計其勞苟務其
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 明上
作閉鼓乃休星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

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逃逸竊惟此旣內藩事殊外鎭撫莅之宜無繫早晩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優劇徒隷旣苦易以悦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有主尸不越樽豈臣踈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蒿是所懷忘其常體詔答呂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無理近復令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始與王濬臨楊州

復爲主簿秣陵令善擿姧伏有非必禽太祖稱其能入爲尚書都官郎襄陽地接邊關江左來未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舊宛北接二關咫尺崤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彊蠻盤帶疆埸以亮爲南陽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賦調有數村狡猾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餼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序訓授生徒民

多發冢并婚嫁違法皆嚴爲條禁郡界有古時
石堨蕪廢歲久亮纖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
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穡故能殷邦康俗
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
夷充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閈遂使沃衍弗井巨
防莫修窘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
今禮化孚内威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畎昭農緒
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
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

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爲神臯而蕪決稍積
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
沃成產偉連撫民開輿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
漢雖効政圖功下見所絕聯事惟忝憂同職同
缺

又修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遷南譙王
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曰陜西忩督須才故授
卿此職隨王誕鎮襄陽復爲後軍中兵領義成
太守亮蒞官清約爲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

前後累積每遠方貢獻絕國勳器輒班賚焉又
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所著
詩賦頌讃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
連珠教記白事牋表籤議一百八十九首林子
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
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與衆
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
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聲王母
謂之曰汝當忍死彊視何爲空自殄絕林子曰

家門酷横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讎未復故且苟存耳一門既陷妖黨兄弟並罹縱誅逃伏草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即貨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網內畏彊讎沈伏山草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東討者相續劉牢之高素之徒放縱其下虜暴縱横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

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耳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高祖甚奇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彊讎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

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
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
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爲本郡所命毅又板
爲冠軍參軍並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無復仕
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爲揚州辟爲
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
物見卿此心耳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
令封資中縣五等侯時年二十一義熙五年從
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

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宣攻其西隅廣固旣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及以循旨動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兖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

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時領別軍於石頭屢戰摧寇循每戰無功乃僞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故大軍初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將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必有實宜深爲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鄉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果上赤將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銳待期而吾

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今距守此險足以自固若賊僞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將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將軍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將散兵進戰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泓塘數里林子策之曰賊泓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阨其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斷塘而鬬久之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并勢賊

乃散走大軍至自白石殺赤將以殉以林子參
中軍軍事從征劉毅轉參太尉軍事十一年復
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毋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
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勑還內侍賊黨郭亮
之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
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
旣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奔襄陽復追
躡之襄陽旣定權留守江陵十二年高祖領平北
將軍林子以太尉參軍復參平北軍事其冬高

祖伐羌復叅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
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
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綏懷初附即板爲太
尉叅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
倉垣剋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
邑即殺神虎而撫其衆時僞建威將軍河北太
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
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
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

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復道濟從之既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

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高祖林子按劒曰相公勤王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

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爲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耳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

道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得脫衆皆奔散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默騾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三萬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擊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進討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默騾小方三級所俘馘及驢馬器械甚多所虜獲三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兼儲三軍趣行而西矣

曰彼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
紹氣盖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惕兆
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耳尋紹忽死可
謂天誅於是讚統後事鳩集餘衆復襲林子林
子率師禦之旗鼓未交一時披潰讚輕騎逍走
既連戰皆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書勸勉并
致縑帛肴漿高祖至閺鄉姚泓掃境內之民屯
兵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
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

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霸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耳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叅相國事揔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右望風請附西州人李焉等並求立功孫姐羌雜夷又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

鬪達于槐里尅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為聲援還至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外典焉後太祖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弘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

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衞高祖深相訓納俄而謝翼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太祖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祖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高祖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讓不許傅亮與林子書曰班爵疇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

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除府
咨議參軍將軍太守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局
事副錄事參軍王華上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
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
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
使相望葬畢詔曰軍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
咨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
事可輔國將軍起林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
不復還朝每軍國大事輒詢問焉時領軍將軍

謝晦任當國政晦每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減損逼與入省日夕撫慰勑諸公曰其至性過人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勑入侍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羣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啓必有損慟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爲其答高祖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詔曰

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貞審忠績允著才志
未遂傷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
也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伯林子簡泰廉靖不
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
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
記白事啓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
林子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
邵字道輝美風姿涉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
朝請太祖以舊恩召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

不自勝會彊弩將軍缺上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彊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王義恭爲南兗州啓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帝中詔)義恭又啓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真求白解說邵往蒞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爲良二千石上不許曰其顯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事見宋文帝中詔)上

勅州辟邵弟亮邵以從弟正叅孫乞移恩於正
上嘉而許之在任六年入為衡陽王義季右軍
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又為中兵義
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啓太祖求人上答
曰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旣是腹心作
鍾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
事不果事見宋文帝中詔入為通直郎時上多行幸還
或侵夜邵啓事陳論即為簡出前後密陳政要
上皆納用之深相寵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救

同輦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眞官陪乘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出鎮豫章申謨爲中兵參軍掌城防之任廬陵王紹爲江州以邵爲南中郎府錄事參軍行府州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爲大將軍中兵加寧朔將軍事見宋文帝中詔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錄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邵改爲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將軍如故義康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爲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爲南土

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邵慰䘏孤老勸課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命累續遣御醫上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絕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子佩嗣官至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太守佩卒子整

應襲爵齊受禪國除璞字道眞林子少子也童穉時神意閑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精理姻族貧賴弱冠吳興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張邵臨郡又命爲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見謂曰吾昔以弱年出蕃鄉家以親要見

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
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與王濬
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
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太祖召璞謂曰神畿
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
賞罰得失特宜詳慎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
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
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
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

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民無謗
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濬雖
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太祖從容謂始興王曰
沈璞奉時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學優
才贍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汝
但應委之以事乃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賞遇
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
疏曰卿常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耳
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卿沈思淹日

尚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
筆成章良謂逸才贍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
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慙楚元門盈
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悉交至
諒唯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又與主簿顧邁孔
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
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還答累翰辭藻豔逸
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慙子躬無德
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

知厥心此書真本猶存濬年既長璞因求辭事上雖聽許
而意甚不悅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尋除秣陵
令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京邑二縣號爲難治
璞以清嚴制下端平待物姦吏斂手猾民知懼
其閭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鬬妄相誣引
前後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緣由探
擿是非各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乙或驗東而西
事自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職太祖厚加
存問賞賜甚厚濬出爲南徐州謂璞曰濬既出[illegible]

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懸潛詔旨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令益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耳（事見宋文帝廿詔）乃爲正佐俄遷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疆寇對陣事未可測郡首淮隅道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算衆咸不同朝旨亦謂爲過俄虜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

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盼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軍何嘗目覩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淝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軍封侯之日衆既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焉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謂諸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耳賊既濟淮諸軍將帥毛遐祚胡崇之臧證之等爲虜所獲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曰君

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耳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量强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要若以今衆之力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在我若宜避賊歸都今豈容舟艤則更相蹂踐正足爲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嘆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爲諸君保之舟艤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剝之刑衆所共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

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也今人多則退速人少則退遲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璞與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殄其太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整舟艫示若欲渡岸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為然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

推功於箕既不自上箕露板亦不及焉太祖嘉
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別詔曰近者
險急老弱殊當憂迫耶念卿爾時艱爲慍想百
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始
與王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僞將
即斃酋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效
也吾忒過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允當其
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
王僧達書與璞曰足下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

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

聞者獲獫扈横掠剥邊鄙郵販絶塵坰介靡達

瞻江眄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滑荐遁

鳥集絃絶患深自古承知迺昔寇苦城境勝胄

朝以食伍甲胄含烽鼓交警羽鏑驟合而足下砥

兵礪洒伍揔厲豪彦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

孤城覆嚴對陷死地覿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

茲啇辭始通粗知梗槩崇讚贍智嘉賀文猛

甚望吕甚善吾近以戎暴横斥規効情命收龜落

簮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馬卷迹支離霑德復
繼前緒行蕭之懽實愜初慮但乖塗臺隔顧增
慨涕比恒疾卧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斁久懷
徽還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
璞功者上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
以歸之沈璞毎以謙自牧唯恐賞之居前此士
燮之意也時中書郎缺尚書令何尚之領吏部
舉璞及謝莊陸展事不行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臺猶法書典書也
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乃號泣曰一門蒙殊常之

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二凶逼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顔竣欲與璞交不酬其意竣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說以璞奉迎之晚横罹世難時年三十八所著賦頌讚祭文誄七弔四五言詩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有子曰闕　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温恭有行業

能爲文章少除世祖武陵國侍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自國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祖踐祚除員外散騎郎不拜左衛顏竣請爲司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能名復爲江夏王義恭大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何法盛校書東宮復爲餘姚令還爲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並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顏師伯戴法興等並有蕃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上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常

呼爲孔丘舊制車駕出行衞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直門服玄衣出爲晉安王子勛前軍行參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廢帝時王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籤沈光祖曰鄧琬一旦爲長史行事沈伯玉先帝在蕃闕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法興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爲參軍事子勛初起兵轉府功曹及即僞位以

爲中書侍郎初伯玉爲衛尉丞太宗爲衛尉共事甚善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在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毋老解職貧薄理盡閑臥一室自非弔省親舊不嘗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爲永世令轉在永興皆有能名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親有閒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故溫雅有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爲深交弟仲玉泰始末爲寧

朔長史蜀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事巴西李承明爲亂仲玉遣司馬王天生討平之廢帝詔以爲安成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請爲征西諮議未拜卒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勑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秩建元

四年未終被勑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
郎撰次起居注自玆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
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曰臣約言臣
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
惟皇基積峻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
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餘
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
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文史多闕以茲不才
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

頓首死罪竊惟宋氏南面承歷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簡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以勒銘鍾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 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規萬葉作鑒于 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歷 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 之孝建初又被 詔撰述尋值病亡仍使

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内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録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

循馬魯之徒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
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
之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
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近謝遷固以
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慙良鞠
躬跼蹐靦汗亡厝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
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
目錄詣省拜表奉上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

列傳第六十　　宋書一百



跋

右宋書爲宋眉山刊本初借北平圖書館所藏六十七卷其後假得南潯嘉業堂劉氏殘本補入二十三卷其志第四列傳第四十四五六第四十八九第五十一二第五十九第六十以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暨涵芬樓藏元明遞修本合配是本刊於蜀中陸存齋謂明洪武中取天下書版實京師其版遂歸南京國子監然是本列傳第三十四版心有署至元十八年杭州錢弼刊者第五十八有署至元十八年杭州劉仁刊者是在元時此版已離蜀矣余嘗見宋慶元沈中賓在浙左所刊春秋左傳正義其刻工姓名與是本同者有張堅劉昭史伯恭李忠李允

金滋劉仁張亨張斌周明宋琚何昇何澄朱玩
方堅方至蔣容方中王明王信余敏張升王壽
三王壽嚴智王定李師正張明徐大中楊昌吳
志沈文孫日新等其餘六史同者亦夥其鐫工
亦極相肖是又宋時此版先已入浙之證卷中
字體遒歛與世間所傳蜀本同出一派其版心
畫分五格者可定爲蜀中紹興原刊餘則入浙
以後由宋而元遞有補刻陸存齋又言周季貺
有一部爲季滄葦舊藏今嘉業殘本均有季氏
印記蓋卽延令故物而由周氏散出者陸氏謂
爲無一修版亦未確也錢氏廿二史攷異謂少
帝紀卷末無史臣論非休文書不知宋本固有
之是本卷末一行確爲史臣論斷之詞前有闕

葉故全文不可得見其後並此僅存之一行亦復湮滅按前一葉皇太后廢少帝令末行今廢爲滎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事二語下有一鎭字審其語氣必爲鎭西將軍某某入纂皇統云云惜已亡逸無可徵信弘治修版取南史補之一字不易而文義不相聯屬乃削鎭字以泯其迹不知南史爲記事之文而本書爲記言之文牉合之迹顯然可見其後北監汲古閣武英殿遞相傳刻悉沿其誤使無茲本恐無以證錢氏之說矣王氏十七史商榷又謂武帝紀書檄詔策皆稱劉諱其間亦多有直稱裕者則是後人校者所改改之未淨故往往數行之中忽諱忽裕牽率已甚云云此必指本紀第三首葉

而言然是本悉作諱字並無忽諱忽裕之異錢
王二氏精研史籍均不獲覩是本吾輩生古人
後何幸而得見此未見之書耶卷中空格及註
闕字者凡數十見訛舛之字亦殊不鮮然以視
後出之本則此爲猶勝異日當別印校記以俟
讀者之諟正焉海鹽張元濟